

天下真小

董鼎山



谈 · 书 · 文 · 丛

天下真小

IT'S A SMALL WORLD!

纽约邮筒：书·人

董 鼎 山

读 书 文 丛

读书杂志编辑部编

责任编辑：朱志焱

封面设计：宁成春

天 下 真 小！

It's A Small World!

纽约邮筒：书·人

董 鼎 山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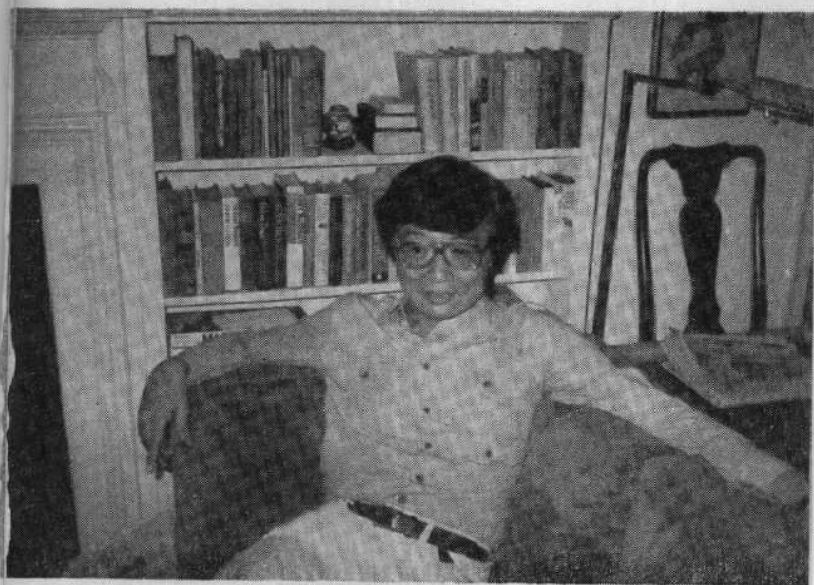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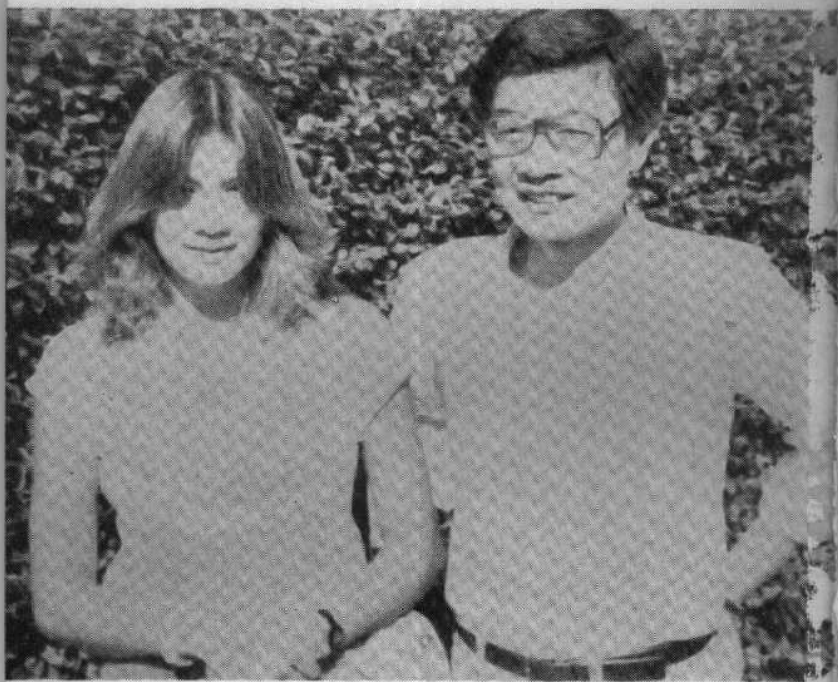
787×960毫米 32开本 17.375印张 242,000字

印数00,001—12,500

书号 7002·46 定价 2.00元



作者在纽约家中的书房



作者和他的女儿合影

目 录

1	“天下真小!”(代序)
	注意介绍当代外国
9	文学
	美国短篇小说的过
14	去与现在
28	鸡尾酒会的季节
33	忆念项美丽
	以中国为背景的美
36	国新小说
40	封面人物韩素音
	美国“第三代”的中
43	国
	通傅正业教授到了
46	美国

49	所谓“非虚构小说”
58	漫谈“意识流”手法
69	对“后现代派”小说 的讨论
79	卡尔维诺的“幻想” 小说
91	科学小说与文学
104	美国黑人作家的历 史与现况
117	严肃的小说与通俗 小说
125	传记文学的艺术
137	美国的珍本书
147	卖文为生的专栏作 家
152	介绍美国漫画家大 卫·勒文
162	《在野兽的腹腔中》 诺曼·梅勒与杰 克·阿波特
171	塞林格的作品—— 美国文学界的珍

180	宝
	轰动美国的“吉米
189	的世界”
198	酒癖无助于灵感
	美国文学界的一场
208	大笔战
	美国文坛两位老女
218	将的争吵
	一个青年抄袭家的
227	故事
	美国文坛的一件秘
235	闻
	文学的“艺术与商
246	业”之争
259	书与电影之间
	从皇妃谈到世界最
269	畅销书作家
	美国作家的收入多
282	吗?
294	作家与他们的父母
	培养创作人才的
306	“慈善”机构

313	创作能教吗?
	《纽约人》，美国最
320	成功的文艺杂志
	《党派评论》与《巴
329	黎评论》
	知识分子与美国读
340	书界
346	“不发表就发霉”
352	“虚荣出版商”
362	美国的读书俱乐部
371	编辑与作家之间
	初作小说家与文学
381	代理人
	作家·文学代理
389	人·编辑·书店
400	书评与书评家
410	漫谈书评的艺术
	书评编辑怎样工
417	作?
422	宋庆龄与美国友人
427	中国作家在纽约

444	在美国看京戏
450	记新一代中国之友
454	拜访巴金
458	与柯灵话旧
	最纯洁的与最崇高
461	的
	《武术》英文本出版
465	经过
	“学识第一 竞赛
468	第二”
472	送侄儿上美国学校
475	“脑髓”岂能外流
479	可口可乐乎?
	“为何没有彩色电
482	视机?”
	何其芳著作英译本
486	引起的回忆
493	屋顶小楼
499	烟·酒·奢望
	妻女爱吃功德林素
503	菜

508	我的磨墨童
513	她以为我是丹麦人
520	当侍者的大学生
	琴妮·丁娜和邬家
526	阿妈
533	包厘大街的酒鬼
537	天竺鼠的葬礼
541	道地的纽约人
544	点金花大红烛过年
548	后记

“天下真小!”(代序)

用“天下真小!”一词做这本集子的书名,并不是偶然。美国人通常谈话时有一句口语:“It's a small world!”在社交集会的场合中,故友意外的相逢,或陌生的共同朋友不期而遇,双方就惊喜地喊叫:“天下真小!”

在喷气机旅行与电脑通用的时代,世界确已大大缩小了。从美国到中国(地球的两个极端),二十四小时内就可到达。而在三十多年前,中美两国学童还常梦想掘个地洞直通对方。这类奢望现已不再是梦想。世界的缩小,更使我们想到两国之间有增进了解的必要。

客居美国已有三十五年。虽然我住在美国

的年头较中国为长，却时刻不忘自己的根。近几年来，替国内报章期刊写了不少介绍美国文学界与出版界现况的文章。我的目的不过是希望在这个越来越缩小的世界中，替我的第一祖国与第二祖国中间做个文化交流的桥梁，以我特殊的身分与处境，写些东西来促进双方的了解。替我编这本集子的编辑建议，何不以“天下真小！”为题作此集名？我惊异他的先见。我把他的建议完全接受过来。在现代时空范围缩小的世界中，各国间相互了解已成为世界和平的必要条件。

“天下真小！”原是我于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三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短文的题目。那天恰是我三十二年来首次携眷返国探亲的一周年。一九七八年秋天，我在国内找回了童年的记忆，恢复了亲友间关系，对祖国充满感情，往往难以自制。那篇“天下真小！”的短文就是形容美国朋友如何因为我这个小桥梁而找到了失去几十年联络的中国老友的兴奋情绪的。

那个初夏晚上，我在纽约出席了美国出版界友人弗兰克·泰勒的宴会。主宾是《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的夫人洛伊斯·惠勒。对斯诺

夫人，读者大家都熟识，泰勒也是中国的老友。他与宋庆龄是知交，四十年代他曾到过延安，与中国革命领袖都会过面。长期以来，他致力于向美国读者介绍中国。老舍小说《骆驼祥子》的第一个英译本，就是他于四十年代出版的。

那天泰勒打电话约我做陪客时，我顺便提起斯诺夫人新书《我热爱中国》的译者就是我的弟弟乐山，他惊讶地说：“天下真小！”那是他首次这么欢呼。

那晚的宴会中有另一对客人，男的是《纽约时报》科学编辑瓦尔特·沙利文，女的是他的夫人玛丽·贝瑞特，四十年代都曾在中国生活与工作过。沙利文夫妇正准备于当年（一九七九）九月初随一个美国科学作家团体访问中国。他们问我于年前回国的情况，并说要想在北京时会一会过去的老友。我马上告诉他们，没有困难，因为我自己初到北京时曾在旅馆中招待过老友，有的是作家，有的是编辑，有的是教授。我说他们可以通过接待单位找人。

他们说，困难的是，当时他们认识的朋友，对外都用英文名字，不知找起来容易不容易？我说我也有个英文名字，是在教会学校里取的。

沙利文夫人就说，“我也用了个中文名字，叫贝玛丽。”

贝玛丽于一九四六年至四七年在上海美国新闻处任职，因不满当时美国的对华政策，愤而辞职，到美国友人鲍威尔办的《密勒氏评论报》任记者，与当时《纽约时报》驻上海记者沙利文相识，后来结了婚。

贝玛丽说，她当时在上海也认识几个文化界人士。

我说：“我在上海时有一个姓冯的文化界老友，去秋在北京一家旅馆中见了面，他现在在编《读书》杂志。”

贝玛丽说：“我们也认识一对冯姓夫妇。男的名字是冯亦代，女的是安娜……”

话音未了，我惊喜地大叫：“你的冯姓朋友同我的冯姓朋友是一个人！”

“天下真小！”室内五个人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

这一齐声的欢呼，成了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一个小小象征。我想不到在纽约曼哈顿东区的一家公寓客厅中，竟能与四个热爱中国的美国友人畅谈过去，真是件极为兴奋高兴的事。

就在这一瞬间，我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一个历史，地理，时间，空间的小小组带，把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把远隔重洋的中美人民的友谊联系在一起。特别使我高兴的是，这些美国老友对中国的深情，并不曾因历史时势暂时的逆转而有所减退。犹如沙利文和贝玛丽说的，他们热切盼望等待九月访华的心情同我去秋“游子重归”的心情没有两样。他们也有一种好象“回家”的感觉。而我自己仿佛双脚分跨在中美两国的土地上，一手牵着中国过去的历史，一手携着美国当代的朋友，心情极为愉快。

* * *

一九八〇年三月初我再返北京，住在北京饭店不过三四天，再度发现美国人的口语“天下真小！”实在有意思。

话得从头谈起。我那次回国，是和三个美国杂志界与滑雪界友人，一同到中国的东北去考察滑雪情况，替美国报章杂志作报道的。回到北京后，美国友人当即启程回纽约，我则留下几天看看亲戚朋友。北京饭店显然是北京的国际人物汇集地。我先遇到了来自纽约的青年律师欧伦斯和他的夫人。欧伦斯出身于哈佛大

学，满口中国普通话。他应中国政府之请，在北京向有关中国人士讲国际贸易法。他和夫人很好客，也住在北京饭店，立即要请我吃中饭。

第二天中午，我们坐在北京饭店的餐室中，谈天说地，话题转到京戏。我说在美国最苦的是没有机会看京戏。欧夫人说，她当天下午要去看京戏排演，问我是否要一同去。我因下午要访朋友，只好谢绝，一面问她怎么有看排演的机会。他指指隔桌的美国客人，说她的朋友是美国著名歌剧演出公司（S. Hurok, Inc.）的经理，正在北京商谈聘请由梅兰芳子女梅葆玥梅葆玖所率领的京剧团赴美表演的事。

我说“天下真小！”当天下午，我正要与弟弟去梅家拜访文友梅绍武和他夫人屠珍。欧伦斯夫妇听了大笑。我又说，我虽看不到京戏的排演，但也许可在梅家看到绍武的弟妹葆玖与葆玥。

果然不出所料，当天下午，正在我们与绍武夫妇及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田玉伦（《唐人街的传统》话剧导演）谈得很投机的时候，旁门帘一掀，走出来一个与梅兰芳年轻时一模一样的英